



影响力文化：酷儿解放与社会资本主义

采访珠宝 (Jewel the Gem) 和奥恩德教授 (Prof. Ound),
由 LLM 翻译

Nsambu Za Suekama

Nsambu Za Suekama
影响力文化：酷儿解放与社会资本主义
采访珠宝 (Jewel the Gem) 和奥恩德教授 (Prof. Ound), 由
LLM 翻译
2020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
nsambu-za-suekama-clout-culture-queer-liberation-and-
social-capitalism](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nsambu-za-suekama-clout-culture-queer-liberation-and-social-capitalism)

nightfall.buzz

2020

这篇文章基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晚上 9 点,由 Jewel the Gem 主持的 Instagram 直播“社区对话”。在直播中, Jewel 和 Prof.Ound (本文作者) 进行了一场名为“他们为了影响力做任何事情……”的对话, 讨论了“影响力”(clout) 作为一个概念, 其正面和负面影响, 其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背景, 对黑人跨性别和酷儿解放空间的影响, 以及我们如何利用黑人八月 (Black August) 来超越我们运动中的弱点, 避免影响力毁坏我们的工作。

Jewel: 请介绍一下你自己——名字、代词、你是谁, 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

KD Wilson: 我的名字是 Prof.Ound。我的代词是他们/他们 (they/them), 或者如果你想调戏我, 可以叫我 “thaddy”, 哈哈。我是一个友好、华丽、激烈和狂热的人。我是一个来自布朗克斯的黑人, 我写诗, 我不停地祈祷, 我作为一个街头酷儿无政府主义者, 为黑人解放而战。

Jewel: 你认为更广泛的社会如何定义影响力?

KD Wilson: 在我看来, 影响力是一个来自街头文化的概念。它是关于你拥有的吸引力。但我认为它与社交媒体时代密切相关, 所以它与传统的街头信誉或尊重略有不同。一个人可能在他们的圈子里拥有相关性和/或影响力, 并利用这种影响力和相关性做好事或坏事——但可能永远不会接触到资本主义成功 (或接近它, 或对它的认知) 的潜力。它是这种潜力、接近性、对资本主义成功的认知, 真正奠定了影响力的基础, 如果我把 Cardi 视为影响力理论家, 哈哈。

Jewel: 我同意影响力来自街头文化。我认为它可以追溯到你如何帮助他人, 尤其是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如果你爆红了, 人们会被你吸引, 因为他们知道你为他们做了什么。但你如何亲自定义影响力? 影响力文化……

KD Wilson: 我会说, 黑人确实从底层、工人阶级的街头理解中与影响力产生联系, 我们尊重那些为我们挺身而出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说, 传统的街头信誉与影响力相关, 但我认为它是不同的。影响力是一套在线和离线的实践和思维模式。它与围绕你的形象/人物的发展密切相关, 尤其是由于社交媒体, 这可以为你的“奋斗”带来一定程度的主流或制度性的成功 (即, 你在资本主义下生存和满足需求的方式得到进一步的支持)。

便在再次向猪扔砖头的时候……马莎·P·约翰逊的生日是在黑人八月期间，顺便说一下，所以她的精神和力量是我的想法的完美基石。

推荐资源：

“Clout” Offset ft. Cardi B

Social Capitalism,” MerriCatherine “The Anarchism of Blackness,” Zoé Samudzi and William C Anderson

“How We Roll: Suggestions for Organizing as Anarkatas” Afrofuturist Abolitionists of the Americas

African Anarchism: A History of a Movement: A History of a Movement, Sam Mbah and IE Igariwey

“Celebrate Black August,” Critical Resistance

通过影响力，经济成功的梦想或希望变得更加可能，因为它可以让你接近某些机构和资源，这些机构和资源可以让你获得某种程度的经济成功。影响力文化——我指的是那首歌说的，人们会为了影响力做任何事情，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获得赞助、演讲机会、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唱片合约、演出机会等等。即使所有这些都是不稳定的，不能让他们致富或甚至维持生计，他们可以积累一个形象/人物，主要是由一系列关联组成，这些关联要么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在这个精英制度中导航，要么让他们看起来像拥有特权和机会的人。它是与资本或地位标志或两者都接近，这使得影响力如此诱人。

Jewel: 社会资本与影响力……它们是一样的吗？

KD Wilson: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读一下 MerriCatherine 在 Medium.com 上发表的文章“社会资本主义”。MerriCatherine 是一个由黑人跨性别妇女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圈子，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他们谈到了社会资本、象征性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关系。他们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了社交媒体时代，这就是我理解影响力和“追求影响力”的方式。即使在离线状态下，我们也会根据我们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投射或炮制的形象做出选择，而这种形象符合某些流行或相关的社会规范和趋势。这些趋势是由主流、学术/非营利活动家、公司、电视节目或电影、有钱人和名人定义的，他们为了服务自己的职业道路或简历或消费者群体而讨论或宣传这些趋势。

我们目睹了这些实践，然后我们开始模仿它们，而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在数字社交关系中实施的经济学背后。我们开始追求影响力：培养我们的形象，使我们的行为看起来很好，或者看起来很激进，或者可以通过与某个利基或想法或当前流行或相关的运动的关联来品牌化或营销。如果你擅长利用自己——你拍摄火热的照片，设计标志。如果你的视觉效果看起来紧密，看起来合法，看起来像你受过训练，看起来像你动员人们的能力，看起来像它来自于你自己的才智——孩子，人们会被它吸引。即使那不是你的意图。并且那是因为名人和资本家如何策划我们对他们的看法。

社会资本并不总是一个问题，因为 MerriCat 写道，如果“我认识一个认识一个可以打开你锁着的汽车门的人……你可以拿到里面的钥匙，这样你就可以去工作赚钱 [生存]。”人们谈论“建立人

脉”，对吧——社区联系。那可以非常有帮助，你知道。我们需要社区。但是社区并不存在于真空中，脱离阶级和其他压迫——种族、性别、性取向、能力、宗教、语言。那么，MerriCat也提到了，拥有权力或影响力的人“偏袒亲戚或朋友……[给]他们工作。这不仅伤害了工人阶级，也伤害了那些无法通过雇佣找到工作的人，他们可能成为流氓无产阶级。”

我直接经历了这一点，因为我曾经因为残疾主义、种族主义和恐同症而辍学。艺术界的人们停止试图让我获得工作和表演机会。把关，现在我是流氓无产阶级。我需要生存经济。我不是正式工人。我不符合现在的磨坊，因为我不在追求袋子（bag-chasing）的轨道上，我们的人民已经习惯了这么多，因为名人和企业家。请注意，人们不是故意这样做的，但这是他们的阶级定位或阶级愿望在起作用。以及继承的关于成功的价值观。

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设法获得某些机会——作为一个残疾、非二元性别、黑皮肤、工人阶级的黑人，这真的很困难——突然，他们开始谈论“黑人卓越”，我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赞。影响力开始发挥作用，那种与成功的含义相符的形象。让你获得认可、合法性，人们可能更愿意因为它而向你发送资源，并听你说话。所谓的“激进分子”在他们创建的在线和离线社区中复制了这一点。我们开始看到派系，所有的邀请和信息都由他们决定和传播。

Jewel：你认为影响力文化与资本主义有关——或者其他任何主义？

KD Wilson：影响力文化绝对与资本主义有关。我是说，社交媒体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它主要是关于广告和消费主义，而不是真正的交流。这些平台内置和周围的美学和微社区都回归到这一点；我们陷入了重复利用这一基础设施的模式，以传播激进思想，甚至通过某种方式将我们的讨论货币化来帮助自己生存。社交媒体本身并不邪恶。每件事都有积极和消极的方面。我们正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提高革命意识，因为它。同时，由于它是一种资本主义技术，个人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反黑人主义、跨性别厌女主义和残疾歧视等问题将感染这些平台上思想的传播。这意味着一些人被忽视，而其他拥有更多权力和特权的人获得影响力！他们要么被赋予一个品牌或形象，要么他们积极地构建一个，并且他们可以利用它来服务与他们一致的人——因为他们现在拥有实际或感知到的资本

作，需要更有权力的人将他们拥有的权力和机会转移给那些缺乏它的人。

传播领导能力还意味着拓宽我们对激进活动的视野，因为通常人们脑海中的特定模式并不适用于每个人。所以我们需要组织和社区模式，不仅仅是在主流活动家-组织者-艺术家-大学-非营利场景宇宙中。这些环境中的人，即使是那些真正为解放而战的人，往往是那些拥有影响力的人。即使他们只是拥有普通的影响力，尤其是如果他们是顺性别者，那么你就有责任将资源、技能、权力和机会转移给最脆弱和边缘化的人——通过优先考虑替代空间。看看地下、边缘、下层、那些没有被主流和有权势的人或拥有机会和特权的人所认可或关注的东西。

Jewel：如果人们从这个直播中得到任何东西，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要明确的？

KD Wilson：我认为是时候黑人酷儿和跨性别人积极致力于以新的方式形成社区了。这种方式既更激进，又更关怀。两者的平衡至关重要。我之前说过，我们的社区是独特的政治化的，直人没有的方式，我认为我们的敌人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正在努力抹去我们。我们必须提高我们正在做的关怀工作的水平和我们带入联系和关系的激进主义或警惕性的水平。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的革命传统为指导：他们为之奋斗的方法、理解和原则。

我们可以认真采取措施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一种方式是通过重新定义所谓的“黑人八月”——但对于我们的运动。历史上，黑人激进分子曾使用八月份来纪念乔治·杰克逊和其他大多数顺性别男性政治犯在正在进行的黑人解放斗争中。我想将黑人八月从以顺性别男性为中心转移开，但我想保留其实际和具体的特征：对学习、精神和团结与斗争的关注。我认为如果黑人酷儿和跨性别人认真地不以我们一直以来的方式形成“社区”——围绕创伤纽带、逃避主义和精英社交俱乐部——我们可以使自己不那么容易受到资本主义和追求影响力以及它们所保护的暴力所同化。集体学习有助于我们所有人继续成长，以便激进主义的任何东西都不会与一个人及其形象相关联；精神有助于我们培养文化和祖先的亲属关系，并在彼此中找到幸福的形式；团结意味着我们积极致力于相互援助和其他方式，以具体支持彼此的需求；斗争意味着我们训练彼此和自己，以

人们会因为“他们做了好工作”而字面上抱住虐待者，就好像工作取决于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人，而不是简单地表达集体对自由的渴望。人们因为影响力文化而在社区中获得不可置疑、不受挑战的形象，即使他们以不道德和反革命、虐待的方式行事，因为现在工作和他们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暴力被忽视，因为他们作为组织者的“成功”被优先考虑。如果虐待者不仅拥有影响力，还来自主导的社会地位（顺性别男性逃脱最多）。我们看到有人因为成为黑人跨性别盟友而获得影响力，多年来在有问题的语言和无视界限方面不受检查，人们要么没有叫出它，要么因为对她的形象/形象的清楚认识而害怕叫出它。他们的影响力保护了他们，它正在保护我们运动中的许多其他虐待者。

影响力文化从字面上阻止我们创造一个同意文化；影响力文化从字面上阻止我们解决强奸文化和性别暴力。影响力文化从字面上导致我们让人们在悄悄接受他们的虐待和违反。我已经看到几个问责过程失败了，因为影响力意味着人们把重点放在虐待者的“治愈”上，而不是幸存者身上，虐待者可以利用他们建立在作为组织者的“成功”上的影响力来接种或操纵人们对他们行为的看法。即使背叛了他们的政治，他们也可以依靠与他们相关的形象来假装或逃避问责。我目前正在与一个男人对峙，他可以利用他在非营利世界的联系来保护他的虐待，因为他被认为是精通变革性正义的，知道所有的术语。他的影响力，加上他的顺性别——孩子，他一直在逃避暴力一年又一年。影响力对我来说是危险的。

Jewel: 我们如何才能作为一个社区团结起来，去中心化那些拥有某种程度影响力的人？

KD Wilson: 我相信传播领导能力，这是 Anarkata 的一个原则。如果你读了《Anarkata: 一份声明》(Anarkata: A Statement)，它引用了埃拉·贝克 (Ella Baker) 的话说，“强大的人不需要领导者。”它谈到了我们需要将所有人带到我们力量的物质来源。如果社区和运动是我们如何维持自己、保护自己、战斗和倡导自己的方式，那么我们必须每个层面培养领导能力。我们必须有意地培养和分享人们需要的技能和资源，以便在他们的解放中采取自由的主动性。自由的主动性，能够积极地引导自己走向解放的能力——Anarkatas 优先培养它为我们所有人。这是艰苦的工作，具体的工

接近性。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没有实际或严肃政治的“运动领袖”可以简单地作为专家闯入。

Jewel: 把关总是一个问题吗？我们如何确保我们审查我们的空间并保持我们的空间？

KD Wilson: 我记得从 Zoé Samudzi，一位黑人女权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听到的一句话是，“边界不是边界。”我是 Anarkata，所以最终我们必须解决边界问题，因为边界是一个国家过程，而国家是统治阶级和殖民者的工具。我不反对边界，虽然。土著人民，我们的祖先在殖民主义之前，有边界。边界是关于健康。所以，以同样的方式，普通的街头拉力，影响力等——你说的东西基于对某人在街头如何支持你的尊重——与影响力不同。同样，由于阶级——通过边界保护我们的空间也不同于把关。两个不同的阶级定位。我们正在尝试保护最边缘的人。我们试图确保我们将恐跨症、恐同症、种族主义、肥胖恐惧症排除在我们的社区之外。我们不应该称之为把关。根据《我们如何运作》(How We Roll)，这是一份 Anarkata 的小册子，“把关是当知识 [和技能和资源] 及其使用或实施被锁定在资产阶级 [或接近他们的人，或他们的形象] 中，通常通过他们的大学，与政治代表和学者和不公正的宗教领袖允许他们通过他们 (声称) 比我们其他人更好地知道来决定我们的命运……”

当我们试图保护弱势和边缘群体——免受虐待、伤害、压迫——时，我们所做的应该被称为“保护”。根据《我们如何运作》(How We Roll) 小册子，“保护”不是关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把关”实践，因为它的功能是确保那些与特定社区的物质利益/斗争不一致的人不会主导或破坏该社区成员参与的抵抗和激进主义过程。并且以保护边缘群体的名义，我们应该反对影响力文化。影响力文化复制了把关，这是阶级暴力，因为两者都与同样的资产阶级阶级环境有关。

Jewel: 你在名人影响力文化中看到什么，你也在黑人酷儿和跨性别社区中看到什么？

KD Wilson: 好吧，我亲眼目睹了黑人酷儿激进分子积极研究像坎耶·韦斯特或《阴影房间》(Shade Room) 的社交媒体策略，以便作为组织者开发他们的社区倡议。所以这是一个明确的例子，名人文化在草根层面被复制。但也有不太明显的方式，当我们遵循蒂芙尼“纽约”波拉德 (Tiffany “New York” Pollard) 的建议

“看着材料”时，可以更好地识别。影响力文化是一个阶级问题。即使它不是资产阶级的人在复制它，它也是工人阶级黑人中“在你的磨坊上/得到袋子”的道德以微妙的方式出现。这只是“靠自己的努力”但重新包装为街头。影响力文化意味着人们的价值和他们的话语或工作的价值是围绕着他们如何能够移动或已经通过系统移动而制定的。

所以拥有最多影响力的人拥有其他人没有的特权和机会。拥有最多影响力的人通常拥有学位或上过大学。拥有最多影响力的人拥有特定的话语模式和语言风格。拥有最多影响力的人拥有播客、脱口秀或广播节目，他们被采访，他们参加会议，他们在全国或世界各地旅行。他们可能仍然贫穷，但仍然拥有与他们相关的身份标志。他们可以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名人一样，或像专业人士一样。他们周围的人可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布拉维蒂黑人类型，或完全的非黑人和白人同性恋者。他们可能在一切事情上都贴上“街头”的标签，但场所和活动偏向于邀请那些熟悉或实际上来自某个更高阶级/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然后，我们在等式中添加政治，因为 QmmuniTy 非常政治化，比例远远超过白人，由于我们的压迫是多么明显和黑人跨性别组织者的不懈努力。如果“激进”被纳入资本主义社会竞技场，如那些围绕影响力建立的竞技场，那么运动就不再被正确理解和建立。

革命活动应该是群众和边缘群体无意识地渴望解放的有意识表达；但影响力文化意味着我们只是因为忠于个人人物或形成而参与其中。所有权力并没有被带给所有人。思想和空间与个人联系在一起。我们的依恋不是对一组原则、方法和理解的马赛克的集体项目的参与，而是更多地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思想的假定独特性或才华上——围绕他们的美学或简历而策划。空间和组织所需的技能并没有在我们之间扩散，而是集中在某些人手中——那些拥有影响力的人，被认为是最合格的人，因为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机会或被认为接近资源、权力、机构和其他人缺乏的经验。

有些人不想要这种影响力文化，顺便说一下，但它还是会发生，因为人们开始通过名人、粉丝或追星者的视角来看待他们的行为和言论，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社交媒体都是关于品牌化的，所以最终，如果我们不小心，它会迫使思想和传播思想的人被消费为一种产品。其他人实际上想要影响力，他们想要他们的形象和项目成为

社区工作的中心。他们可能是无意的，但他们仍然遵循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心态。我已经看到组织者帮助组织了数千人的游行，主要焦点是谁会在那里吸引大量人群，拍摄好看的照片，最终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帖子为行动的成功而获得了荣誉——而不是群众获得荣誉。这是因为他们试图让他们的运动看起来有一定的方式并获得更多的关注者或成员。但我不得不问，为什么我们需要品牌化和营销来使我们的运动合法化？如果没有某人的影响力流动，我们的工作的增长和相关性是否会受到阻碍？我不得不问，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某人正在拍摄视频或为我们做某事，我们就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吗？为什么我的朋友只有在看到我和某人在 Facebook 直播中的游行时才会插入这个东西？我们的聚会和休闲空间呢？谁因为不知道主人而被忽视？谁可以成为主人呢？为什么？是什么让他们变得如此受到喜爱和珍惜，为什么这与他们的个人价值和才华和经验有关？

部分原因是他们所做的工作，但部分原因也是影响力和制度/主流的机会或接近性。有很多人仅仅依靠影响力而什么也没有做就进入了….

Jewel: 影响力的美丽和危险是什么？

KD Wilson: 对于边缘性别的人，如黑人跨性别非二元性别 (TGNC) 人，影响力可以让我们在一个经常在我们死后抹去我们的世界中留下存在的记录。我们被抹去；影响力可以帮助我们雷达上闪现。但是被亲切地记住可以在没有影响力的情况下实现。最终，尽管在社区中拥有名声不应该是我们参与激进活动的主要投资，并且很容易陷入追求影响力和影响力文化的陷阱。

我看到的影响力的最大危险是人们变得坚决地做最多的事情来保持它并通过它影响他人或社会，即使他们的选择没有为运动带来物质上的好处，或者他们使他人感到不安全。我们的社区和运动已经被未经检查的虐待和操纵所困扰，这比影响力更早。个人主义、顺性别主义和等级制度已经在运动中加强了虐待和操纵很长时间；但影响力文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建立在这些问题之上，以保护虐待。那些投资于它的人不愿意“抛弃”某些人物或形成，因为他们对成功的资本主义愿景——成功作为可见性或名声或相关性，都与他们的形象有关。